

逐浪人生  
www.zbulang.com

# 落花歌尽

倾天下

· 下

上木 著  
LIUHUO GEJIN QINGTIANXIA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WENYI CHUBANSHE

李隆基，你只是一个善于伪装，  
陷他人于不义的肮脏的权利争夺者。  
你，不配得到爱。

我用生命保护你，  
我的生存只是因为你。

你非我，怎知我不懂得爱。

流落大唐的悲歌，  
散落何处。

建设书局·言情·历史类小说

ISBN 978-7-229-00677-8



定价：48.00元（上、下册）




落花歌

倾天下

· 下

上木 著

LUOHUA GEGAN QINGTIANXIA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目录 CONTENTS

## 第五卷 宫廷政变

1. 高阳泪 /3
2. 玉满堂 /10
3. 玄风剑 /16
4. 祸伏兮 /24
5. 嵩山行 /30
6. 拂前尘 /38
7. 番外·一世情 /49
8. 王子乔 /57
9. 天行算 /67
10. 惆怅客 /76
11. 两相醉 /87
12. 别相拥 /97

## 第六卷 大漠荒颜

1. 心成灰 /113
2. 何茫然 /121
3. 战洛阳 /129
4. 红豆劫 /138
5. 再遇狼 /145
6. 天与地 /150
7. 月下舞 /155
8. 狼鸣啸 /163
9. 引血咒 /174

## 第七卷 长相厮守

1. 歌清扬 /187
2. 危旦夕 /194
3. 扬之水 /202
4. 知彼意 /210
5. 嫁衣舞 /215
6. 长相守 /230
7. 魑分离 /236

## 第八卷 王位之争

1. 恍隔世 /243
2. 剪燕影 /249
3. 花伴眠 /254
4. 登帝位 /258
5. 君不悟 /263
6. 诉君郎 /268
7. 发转白 /272
8. 伤别离 /277

## 第九卷 十年之约

1. 追寻 /293
2. 倾国 /295



第五卷

宫廷政变

浮生梦，

前世缘。

烟消云散烽火连。

心若牵，

何须念。

相逢是错莫思恋。





## 高阳泪

树叶飘落，它们毫无留恋地随风而去。灰青的天仿佛是一块碧玉，高远得不掺一丝杂质。一行大雁追随着云过的痕迹向南飞去。阳光穿透高高的云层，带着凛冽的风冲向人间。

废旧的荒殿门口，洛歌静静地看着里面被铁链绑住四肢的人蹙紧双眉。

廊柱粗大得可以挡住洛歌纤细的身体。

白衣翻飞，秋风吹得她感觉有些冷了。她转身，眸中杀机闪过。

……

梧桐树下，风华绝代的白衣人仰起脸，闭上双眼。

白衣胜雪，出尘脱俗。

他突然抬起手，薄薄的唇荡起了一阵多情魅惑的笑意。食指中指轻轻一夹，一片似火的梧桐叶子便停驻在了他修长的指尖。睁开眼，微微侧过脸来，手拿着叶柄轻轻旋转。他轻笑：“陛下，您看这梧桐的叶子很好看呢！”

坐在石凳上的女皇，抿茶抬睫。

白衣人乌黑的发丝在风中飞舞缠绵，他勾起唇，唇角那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和着那纷飞枯黄的叶子翱翔在微凉的风中。

女皇的神情微微一滞，她放下手中的玉盏，点了点头：“嗯，是很美呢。只是，朕的身体恐怕也要像这枯黄的叶子一般，油尽灯枯。”

“陛下怎可说出这样丧气的话！”白衣人蹙起双眉，白衣翻飞地走了过来。他坐在石凳上，伸出手包住了女皇纤瘦又苍老的手。“陛下是天子，定可以千秋万代。”

“天子又怎样！”女皇牵唇轻轻一笑，有些浑浊的眼中满是不以为然。“天子也是人。朕能活到现在，也是老天待朕不薄。易之，只是朕无法知道自己还能陪你一起看多少次这落叶纷飞景象呢。”

白衣人听了，低头轻轻一笑，心中不免有些怅然。他猛然抬起头对着女皇灿烂一笑：“陛下好久都没有听易之抚琴了吧！不如易之现在就为陛下奏上一曲吧！”

女皇微笑，点头：“也好。”

梧桐树下，有落叶不停地随风飘落下来。它们好像是这世间最孤独的舞者，用生命在风中舞动着自己已经并不年轻的身体。

落叶落在树下抚琴的白衣人的身上。他低眉，唇微抿。修长的手指在古朴的琴面上翻飞，淙淙琴音悲伤寂寥，很合意境。

这曲子名叫《怅悲秋》。

女皇托住下巴，微眯双眼，右手手指在石桌上轻轻敲击。谁也没有发现，她的睫毛正轻轻颤抖，娥眉微蹙，满头银丝在秋风中闪烁着冷冷的光芒。

一声轻灵的笛音激得女皇猛地睁开了双眼，她侧眸望去，却见金色的秋菊中，如仙如莲的她正手执玉笛一边吹奏一边走了过来。

古琴的音色太过寂寥也太过空旷。而这轻灵激越的笛音正好弥补了琴音的悲伤。就好像一望无际的天空中只有浮云划过，而这笛音便似那雨后的彩虹，突然乍现，给人以愉悦的希望。

女皇的唇边勾起了一抹深沉的笑意。

洛歌行至白衣人的身边便停了下来，她垂下眼睑正对上白衣人抬起的双眸。四目交会，白衣人不禁轻轻一笑，弹奏得更加尽兴。

一曲终毕，女皇微笑着鼓掌。

“昌宗易之，你们配合得可真是天衣无缝美妙绝伦啊！来，昌宗喝杯茶暖暖身子！”女皇说着，竟亲自斟了杯茶递与洛歌。

“陛下如此厚待昌宗，昌宗不安。”洛歌连忙跪了下来，伸手举过头顶接住香茶。

“哎，昌宗，此地就你我易之三人而已，何必如此！快起来快起来，坐下吧！”女皇笑着，虚扶起洛歌，眉眼之间满是深意。

洛歌轻轻一笑，顺从地坐在了女皇的对面。

白衣人把玩着手中的玲珑茶盏，目光抬起，玩味地看向身边的洛歌。

“昌宗去了哪里？朕刚命婉儿去唤你，却并未找到你。”

“回陛下的话，昌宗嫌仙居殿憋屈得慌，于是便在附近随便逛了逛。回殿时听到初晴提及此事遂赶了过来。”洛歌低头谨慎回答。

女皇挑眉一笑，若有所思地将目光投向了远处。

白衣人抬起头，面带玩味地看着洛歌，然后伸手指了指她身后那一簇簇金灿灿的秋菊，笑道：“六郎，看你身后那些秋菊像什么？”

洛歌回过头，不禁挑眉微微一笑，转过脸自信道：“自然是像一张张笑脸了，菊花又名‘笑靥金’，不像笑脸像什么！”

“那陛下觉得像什么？”白衣人扭过脸来兴致勃勃地看向女皇。

“朕……朕觉得这菊花便如朕的这张老脸，满是皱纹。”女皇说着轻轻地笑了起来。

洛歌与白衣人不禁一愣，片刻，他们也随之微笑。

“昌宗以为陛下并不显老，陛下虽已年近八十，但容貌却犹如二十年前一样啊！”洛歌的嘴角漾着多情的笑意。

女皇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朕已不再青春，红颜难驻啊！”

“非也非也。”洛歌摇了摇头，笑道：“陛下可曾听闻这世上有一奇丸可长驻红颜？”

“哦？什么？”

“驻颜丸！”

女皇微微一怔。浑浊的眸中有一道精光闪过，她端起玉盏，抿了口香茶，起色沉静。“听说驻颜丸早就随着前朝已过世的高阳公主而消失于世。昌宗这话不是白说了吗？”

“倘若高阳公主并没有死呢？”

“咄——”

女皇偏过头，目光凌厉。“婉儿怎可如此不小心！”

上官婉儿惶恐地拾起掉落在地上的拂尘一下子跪倒在地。“陛下恕罪！陛下恕罪！”

“哼，算了！你起来吧！”女皇高傲地挑起眉，目光投向洛歌。“昌宗一定是听谁讹传。好了，昌宗，去替朕拿件裘衣来！”

“是。”洛歌有些不甘心地起身离开。

女皇微眯双眼看向渐行渐远的洛歌冷冷一笑：“易之，朕的这个六郎可真不是一般的聪明呐！”

“臣惶恐。”白衣人急忙跪倒在地。

“你这是干什么！”女皇故作惊讶地扶起他，目光意味深长。“易之，朕的许诺不会反悔，你不必惊慌。”

“谢陛下！”白衣人低下头，双眉皱得很紧。

远处，洛歌突然停下脚步。她低下头，目光锐利。

衣角边，枯叶成堆。

是夜，寒鸦立于枝头，冷冷乱叫。

月圆大如银盘。光秃秃的树干上，零星挂着几片枯黄的叶子。月光洒在干黑的树干上，泛起一片冷冷的银色光芒。一截白衣垂落下来，在萧瑟的风中吹摆。笛音曼妙而凄清。

黑暗中的人猛然抬起头，浑浊的眼中大放异彩。

枯叶纷纷飘落和着白衣飞舞。

洛歌坐在粗壮的树干上吹奏玉笛。风扬起她如缎一般的乌丝缭绕着她绝世的容颜。她微眯双眼，目光深沉，一身白衣在黑夜中熠熠生辉。

笛音好似舞动的精灵，穿过银色的月光，穿透萧瑟的夜风，在黑暗中的人的耳边舞蹈。她的身体开始颤抖，泪水汹涌。

高高在上的洛歌不禁挑唇一笑。她放下笛子，从树上跳了下来，震得满树枯叶“簌簌”落下。

“这是前朝太宗时期，宫廷里最著名的舞曲《殇园春》，高阳公主可曾记得？”

她站在栅栏外，冷眼看着黑暗中的人。

高阳公主缓缓地抬起头，双目失神地看着她。

“我虽孤陋寡闻，但前朝高阳公主能歌善舞却是人人皆知。”洛歌轻笑，目光扫过高阳公主神情呆滞的脸。

她的背后，漆黑的树上寒鸦扑棱着翅膀划过圆月。

“公主殿下可知在下是谁？”洛歌低眉，唇角划起的弧度冰冷砭人。

高阳公主突然轻轻嗤笑了一声，她抬起头，妖艳诡异的脸在月光中异常苍白。“我等你很久了，洛歌！”

“你说什么？”洛歌猛然抓住栅栏靠近她，睁大了一双惊诧的眼睛。

她不是疯了吗？她不是将她错认为是霁曲了吗？怎么……

“我等你……已经很久很久了！”高阳公主轻轻一笑，如血的红唇突然温柔地向上弯起。“洛歌，从你尚未出生开始，我便一直在等你了！”

“等我？为何等我！”

“为了一个人！”高阳公主垂下头，双手被镣铐拉住，手腕无力地垂下。

洛歌低头看着她，声音低沉：“谁？”

“辩机！”

黑暗中，一滴泪毫无征兆地摔碎在冷冷的秋风中。

丑时，幽黑寂静的小道上。

白衣人拽紧了衣袖，眉峰聚起一道道深深的沟壑。他抬起头，月光如薄纱覆盖在他绝代风华的俊颜上。他猛然侧过头，眸光由银白变成了冰蓝。

小道的另一头，洛歌若有所思地蹙起秀眉，目光深沉，完全没有注意到不远处的白衣人。

“阿洛，你去了哪里？”

白衣人优雅地举手抚着下巴，宽大的白色衣袖在夜风中如旗帜一般飘扬。

洛歌被他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待看清来人之后，她不禁有些气愤。

“张易之，你怎么突然冒出来了！无声无息的，吓了我一大跳！”

“你去了哪里？”白衣人固执地看着她，再次问道。

洛歌眸光冰冷，她走上前面无表情。“我去了哪里关你什么事！”

“阿洛，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白衣人放下手，站了起来。他慢踱到她的面前。两道剑眉深锁。

洛歌猛然抬头，目光凌厉地看着他。“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全都知道了！”

“是。”他轻笑，目光暗沉得恍若一摊黑色的死水。“这大明宫中的一切，没有我不知道的！”

“你骗我！”她握紧双拳，胸膛中的一团怒火奋力燃烧。

白衣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她，银白色的清冷目光在他风华绝代的俊颜上似水流淌。

“哼！”洛歌怒极反笑，她扭过脸深吸了一口气才仰起脸冷笑着看着他。“张易之，你很会装啊！其实，你并不简单！”

“你若是我，也一定会了解这一切！”白衣人的声音突然异于寻常般的尖利。他扬起手推开她，倔强地偏过头。那双原本温柔如月光般银白的眸子，此时却满是伤痕。

洛歌不禁一愣。

“阿洛，在这皇宫中知道得越多，危险也就越多。你很聪明，但我不希望这种聪明为你带来杀身之祸！听我一言，从现在起，忘掉你所知道的一切，求你！”

他回过头看着她，修长的手覆上她微凉的指尖，似在乞求，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张易之，你不会明白我所做的一切！”她从他的掌中抽回手，冷冷地别过脸。“你不会明白我。你我，是两个世界的人！”

夜风无声吹过。

白衣人垂下手，魅惑的笑在银白的月光下被无限放大。他勾起唇角，眉眼多情。

“那就请你好自为之吧，阿洛！”

夜很深沉，深沉地如同没有生命的湖水，寂静而又缓慢地流淌在整个大唐王朝的上空。

偏隅一角，有人敛眉苦涩一笑。一粒石子悄然投进心湖，荡起一阵涟漪。他抬起头，满含禅意的眸中划过一道浅浅的伤痕。

记忆中，桃花下，姣美高贵的人儿对他浅笑。十指纤纤抚过那朵朵粉红。风过无痕，花落满裳。她在飞花中起舞。

只是，这一切只是记忆。

比遥远还要遥远的古老回忆，如同发生在上一世另一个人的身上。

“师傅，夜凉露重，当心身体！”

身后温润的男子面目儒雅。他身着青灰色的长衫，静伫在门口。双眼空洞，毫无焦点。

“熙岚，上一次我让你去大明宫是何时？”他侧首，声音低沉却洪亮。

“好像已是两年前了，师傅今日怎会提起此事？”

“我想，有些事情为师的确是逃不掉了……”

桂花的香馥郁甜腻，它们隐在绿色的树叶里轻笑颤抖。风拂过，有桂花朵朵结伴落下。宫人们抖动着圆筛，筛掉那些已经半枯的花儿。

白衣人坐在阳光里悠闲地抿着香茶，他微眯双眼，金灿灿的阳光在他浓密的睫毛上不断跳跃。

有两片金桂随风落在了他的肩头，他侧过脸垂下眼脸，冷冷地扯起嘴角。

“问出什么了？”他抬起头看着面前的人。

洛歌摇了摇头，她拂开下摆在他的身边坐下，端起一杯香茶，吹了吹，猛灌了一口。“自从那晚以后，偏殿的宫女似乎又增加了一批。现在，我连见她一面都很难。”

“阿洛……”白衣人起身，他俯下身子伸出修长的手臂将她围在了两臂之间，他侧过头在她的耳边用无限魅惑的声音轻道：“我们的一举一动这大明宫中会有多少人在看着，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

她猛然睁大双眼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

“是，正如你心中所想。陛下老而不昏。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又怎样！”她伸出手用力地推开他。

白衣人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稳住身形云淡风轻地捋平衣角，抬起头看着她不禁嗤笑：“阿洛，你还是这般粗鲁！”

“张易之，你休想威胁到我！”洛歌站起身，双眼冷淡，神色倨傲地看着他。“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让我止步吗？张易之，我并非是你想的那样胆小！”

白衣人静默地看着她，白衣在微风中轻扬。他抬起手捋开她腮边的发丝，动作亲昵。

洛歌不禁往后退了一步。

他轻笑：“你很勇敢吗？我怎么看不出来。哼……原来，你可以勇敢到害怕感受别人对你的好，你可以勇敢到无视别人对你的爱。阿洛，你真是又勇敢又无情啊！”

“张易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洛歌不禁低吼了一声，目光森然。

白衣人无畏地笑了笑，他优雅地拂开衣袖转过头道：“各位加把劲儿！桂香枕今晚陛下就要用！大家要努力啊！”

宫人们纷纷回过头来，目光痴恋。

阳光下的一对白衣人皆白衣胜雪，衣带当风。一个妖娆如初春的瑞雪。一个清冷如深冬的月光。

这大明宫中最美的风景，莫过二张齐现。

而大唐最俊美的男子，也非二张莫属啊！

众人在心里惊叹。

白衣人妩媚多情地微笑。

笑容鼓励着宫人们更加努力地拼命干了起来。

五王宅，秋风凛冽。

大堂之上，相王李旦坐于上首，诸子按序分列四座。

李成器眉眼淡薄，好像一汪寂静的湖水。李成义豪爽奔放，好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李隆基深沉冷漠，犹似一潭黑泉。李隆范可亲可爱，似一缕快乐的阳光。李隆业阴翳低沉，好像急速的夜风。李隆悌……

李隆悌……

小悌……

众人的目光不禁齐齐聚焦在了末位。

他走后，这个家，注定要少很多快乐了。

李旦不禁有些悲恸，淡薄超然的眉宇之间满是哀伤。

李隆基突然蹙眉。

末位旁边的座位也是空的。薛崇简，他去了哪里？

车水马龙的长安街头，偏隅一角，绿衫少年浅笑着从摊上拿起一枚玉佩托在手中把玩，他目光清澈如水，蜜色的眸子在秋日的阳光下独显一片宁静的芳华。

原本喧闹非常的四周因他安静了下来。

众人不忍心吵扰到他。因为，他是那样的清澈，那样的纯净。

如此美好的翩翩少年足以让世人怜惜。

“老人家，这玉佩的穗子可还有别的颜色？”

他的声音如淙淙流水，动听悦耳。

“公子想要什么颜色？让老朽为公子重新编一条吧！”和蔼可亲的摊贩子憨厚地笑着。

眼前的这位公子，气质非凡，一定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绿衫少年轻轻一笑，他指了指手中的白玉，道：“我要与这玉同样的白色，老人家可有？”

“有的！有的！”摊贩子忙不迭地佝偻着身子寻找了起来。

绿衫少年的笑容渐渐凝固，他微蹙剑眉转过头来。

不远处，两名小吏打扮的人物一边高声谈论着一边朝这里走了过来。

“听说下月初七便是太平公主的四十岁诞辰，来宾一定不少且一个个定是非富即贵的人物！”

“那是当然！太平公主是何人，她可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女儿啊！”

“嗯，下月初七这千乘郡王府一定是热闹非凡！”

“是啊是啊！”

……

……

绿衫少年听着听着不禁微微出神。

记忆中的母亲大人，仿佛永远停留在二十年前。她优雅，她高贵，她是大唐乃至大唐最值得骄傲的公主。

她可以对她的两个继子甚至是任何一个陌生人微笑，独独不会对他。自他出生的那一刻，他似乎就已经注定了有娘生，没娘爱。

她打他，她骂他。可是有时候，他分明能够感受到她望着自己时，那憎恶之外的温柔。

为了谁，为了谁？

现如今，她已四十岁了，芳华不在，对他的憎恶却依旧不减。

他，才是她应该疼爱的啊！

绿衫少年不禁握紧拳头，艰涩一笑。悲伤的潮水在清澈的眸底蔓延。

“公子，公子？”摊贩子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

他回过神来不禁一笑，取过装好穗子的玉佩付了碎银，道了声谢。

长安街头，依旧人声鼎沸，依旧车水马龙。

灿烂的阳光投洒在人间，将他孤寂的影子拉长在拥挤的街道上。

他单薄的肩轻轻颤抖，仰起脸，他双眼氤氲。

有些人，注定是孤独的吧！

所以，他才逃了出来。他不想看到别人一家其乐融融。

因为，他会心痛，会难过。

## 玉满堂

十一月初七，寒露在秋叶上轻轻颤抖，明亮的灯光在微湿的空气中晕出了一阵模糊的光圈。

远处，大堂之内，仙乐飘飘，觥筹交错。

白玉石的台阶上铺上了一层火红的地毯，地毯的尽头，玉盏银盘珍饿酒暖。每一件器具都是极尽奢华。

今日乃皇上爱女太平公主四十岁的诞辰大日，在座众人个个都无比的尊贵非凡。丝竹声声，语笑连连。

太平公主与千乘郡王府武攸暨并坐上首。相王李旦次之。依次坐着的便是武家的几位德高望重权倾朝野的王爷。

而其他几桌便是朝堂上的一些臣子宗室辈分稍轻一点的小王爷们。

洛歌举杯，面若寒霜的脸被璀璨的灯光照得更加明丽。她勾起唇角，目光掠过身边的白衣人投向了另一桌。

另一桌，李家几位王爷与武家几位王爷正举盏谈笑。

李隆基身着青色长衫，玉带束发，面色冷峻。他自斟了一杯烈酒，猛地仰头喝下。一阵甘辣之后，他不禁皱了皱眉毛。

“三弟……”李成器伸手拉住了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是。”李隆基颌首，眸光暗沉得好像海底最深的一汪海水。寂静而又神秘，冷漠而又淡然。

“公主殿下！”

白衣人突然站了起来，他巧笑嫣然地拂开发丝魅惑一笑。那笑容好像春风中的飞花，无数迷人的蝴蝶振翅飞舞。

众人不觉呆住，全都安静了下来。

“张大人有话要说？”太平公主笑着看他。

白衣人优雅地搂住了洛歌的双肩娇笑道：“今日乃公主大日，我兄弟二人只准备了区区薄礼，实在是不像话。故我兄弟二人愿为公主殿下合奏一曲，不知公主殿下可否赏光听上一听。”

“哦？”太平公主轻轻一笑，高贵艳丽的脸上挂着一种晃人双眼的灿烂。“常闻二张大人精通音律。既然二张大人有所兴致，本宫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太平公主话音刚落便有仆人送上了一架焦尾琴与一杆陈朴的竹笛。

洛歌抬起头狠狠地瞪了白衣人一眼，她面带浅笑地站起身，踩过白衣人的脚背，走向了大堂中央。

白衣人皱了皱眉毛，脚面发麻。

“今日我兄弟二人为公主殿下献上的曲子名为《玉堂春》。愿殿下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白衣人说完拂开下摆坐了下来，洛歌拿起竹笛放置嘴边闭上了双眼。

大堂之中，众人的嬉笑之声渐渐淡了下去，只剩下大堂中央那两个白衣人合奏出的美妙音乐。

李隆基放下酒杯，骨节分明的手指轻抚着玲珑的杯身，他抬起头，微眯起幽黑如

同子夜的双眸。

眼中的她，白衣飞扬，发丝轻舞。绝美的脸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初夏荷花，她闭着双眼，纤长的睫毛轻轻颤抖，容颜上的表情却是淡漠疏离的。

她是一个高傲的人。从看见她第一眼开始就知道。

他不仅知道她高傲，他还知道她冷酷、无情、嗜血、冰冷。她有野心，有仇恨。可是有的时候，她也会脆弱，也会温柔。只不过，这些都不会是为了他。

呵，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啊！

李隆基的唇角不禁扬起了一丝笑意。

一曲终毕，洛歌睁开双眼，彬彬有礼地朝主桌微微一拜。她直起身子，唇角是一抹自信倨傲的绝美笑容。

白衣人揽住她的肩，无限魅惑地说道：“不知公主殿下满不满意我兄弟二人为殿下准备的这支曲子呢？”

“自然是很满意了！”太平公主雍容一笑，她抬手举起酒杯道：“本宫要亲自敬二张大人一杯！”

洛歌与白衣人接过酒杯轻轻一笑，便仰头喝下。

酒刚入喉，众人便听见仆人高声通报道：“太子殿下驾到——”

众人纷纷离开座位静静垂首。

门外，一身明黄的皇太子李显走了进来。他老远地便伸出双手径直走到太平公主的面前扶起了她欲跪的身子。

“妹妹何须行此大礼！”李显微笑着，满眼的温柔。

“三哥……”太平公主仰起脸，眸中亮晶晶的一片。她对他轻轻一笑道：“小妹诞辰三哥能亲自光临，小妹真是不胜惶恐。”

“你啊，竟也跟我说这样生疏客套的话！”李显朗朗一笑，他转过头看向了站在一边垂首的相王李旦。“四弟比我早来一步呢。”

李旦拱手一拜，才抬起头叫了声“三哥”。

“众位请入座吧！”李显转过身微微抬手。

“谢太子殿下。”

洛歌坐在座位上看着主桌上的兄妹三人正猜测着他们的微笑中掺假多少时，却感觉一道灼灼的目光正朝着自己射了过来。她转过脸，不禁微微一愣。

安乐公主李裹儿正一身艳丽的坐在宗室子弟之中，她目光灼灼地看着她，双颊绯红。

洛歌不禁冷冷一笑，扭过脸假装没有看见她。

白衣人碰了碰她的胳膊肘，低声笑道：“阿洛。安乐公主正看着你呢！”

洛歌抬起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白衣人不怕死地继续说道：“安乐公主对你好像仍是喜欢的呢！你看她那双眼睛，啧啧……满含爱意啊！”

洛歌握住杯身的手微微用力，她不动声色地抬起脚朝着白衣人的脚用力地踩了过去。

“呃……”白衣人的脸色微微一变，眉毛高高地挑起。

“张大人，没事吧！”宰相杨再思一脸古怪地看着他。

“呵呵，没事没事。”白衣人故作轻松地举起酒杯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洛歌冷哼一声，偏过了头。

他们的小动作，李隆基尽收眼底。

他转过脸，看着桌对面一脸爱慕之色的李襄儿。她正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洛歌，娇丽的脸上满是春色。

李隆基微微蹙眉。

他讨厌她看着她那样的目光，非常……极其的讨厌。

他抽离目光看向洛歌。

她正与身边的一位大臣寒暄，好像是在敷衍，她的脸上带着疏离而又虚假的笑容。

脑海中，那让他想要倾尽一切挽留住的倾世笑容渐渐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他蹙眉，心脏莫名地颤抖了一下。

“三弟，你要去哪里？”李成器抬头看向正欲离席的李隆基。

“我想出去透透气。”李隆基微微点了一下头，便走了出去。

这边，洛歌的眉峰突然一跳。她伸出手揉了揉眉心，感觉有些气闷。她举起酒杯抿了一口醇香的烈酒，不禁蹙眉。

好像……每个人都带了一张面具。

尽管她经历这样的场面已经有无数次了，可是，她依旧讨厌，依旧厌恶。

她转过头看着微笑的白衣人，心底像是有谁在轻轻吟唱，又像风慢慢地拂过花海，感到一种虚幻的美好。

洛歌不禁眯起了双眼。

眼前的他突然转过脸看着她，他冲她举起酒杯，唇边荡着笑，眸中那银白色的温柔似潮水一般，一波一波地拍打着她的心房。

恍惚之中，她好像看见了那个站在阳光中对着自己浅笑的人。他张开双臂在落英缤纷的小道上，眉目儒雅嗓音动人地喊着她，歌儿，歌儿……

洛歌抬起手揉了揉双眼，摇了摇头。再看去时，见到的是白衣人背过身体对着